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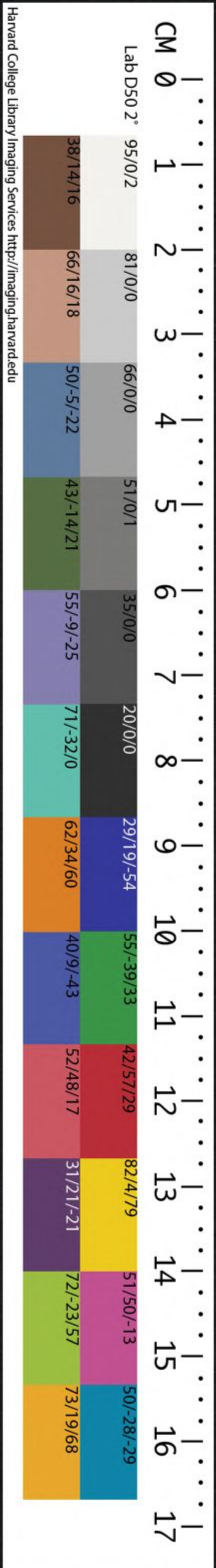
卷三百六十一之六十六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79

T2455/21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宋史三百六

宋史三百六十一
宋史三百六十一
宋史三百六十一
宋史三百六十一

開禧僑司桂國錄國軍事節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張浚
子杓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
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
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
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歸位馳赴南京
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
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

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

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浚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浚驟回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

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已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

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輜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輜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

卿柳州朕不覺羨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薛慶嘯聚淮

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爲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莞浚歸高宗驚嘆即日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

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募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

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

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鬻其
其須髯遁歸始粘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
嘗有敢撻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
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
我不能邪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
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
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
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
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
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

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
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
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
會有言浚殺趙嘏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
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叛黨
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
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
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
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
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

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下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

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

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旣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原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

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謀報劉豫與子猗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

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猷
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猷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
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
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
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
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
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
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
使何蘄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
僻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

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
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
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
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
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
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
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
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
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
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上

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徃徃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徃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爲嫌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卽軍中取酈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浚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未

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不行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

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
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
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
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
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
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
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
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
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

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
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
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
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
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
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
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
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
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
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

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
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
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
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
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
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
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
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
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

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
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
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
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
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辨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
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
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
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
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
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

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
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
治車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
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
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
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
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
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
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
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

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
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
原之心用帥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
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
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
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
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
險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
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
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

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擣
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
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
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璧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
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
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
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
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
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
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

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尙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
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
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
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
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
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
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
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
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
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

睿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

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比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
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
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
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穡
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
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
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
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
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禮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
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

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
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
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
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
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
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
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
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
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

之宜故一旦起自䟽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
本末在京城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
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
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當
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
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
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
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
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
時稱浚為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

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
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
判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
及杓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戢豪疆弭盜賊
尉獲盜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恠之未幾果
獲真盜改知衢州兄栻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
管五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
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
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糶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

疆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
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
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
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特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徒
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
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牓復六井府治火延
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
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為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迂
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
召還為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

府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府尹內侍毛伯益冒
西湖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寅緣宜諭求
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
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
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
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
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
洪間道疾馳以聞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
為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
平江府未行政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
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蠲之始征兩稅和買且
加折變民重為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
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
疑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
者以杓為首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
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
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
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

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
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
人豪者歟羣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
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
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為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
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
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
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為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
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列傳卷一百二十一

勅修 闕儀同司上柱國錄軍軍事尚書右丞相暨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等奉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

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

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
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
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
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
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
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
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
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
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
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

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
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
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復二臣同對此
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
曰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
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
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
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
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
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

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脩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脩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脩為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脩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

許誥勝非喜曰二凶

真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大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昉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脩為叅議勝非曰世脩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

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
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
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張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
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
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時負外郎江端友請營
宗廟議者非之以為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

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
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徙同
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為勝非治疽而愈奴
為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為兵官獲盜勝非不
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又兩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
當罷者十一事魏砮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
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
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
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
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

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為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為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後頤浩以轉輸隨種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

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義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為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

遇

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番頤浩叩頭且雷此

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

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
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傳
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願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
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
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
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即遣人寓
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願浩有
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浚及諸將
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願浩乃檄揚惟忠留
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傳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

惟忠先為控扼備俄有旨召願浩赴院供職上言今
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蠶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
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
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迂
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願浩曰願浩曩諫開邊幾死官
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
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
世忠為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願浩浚總中
軍光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願浩單
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

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曰
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
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願浩
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
遁願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
朱勝非罷相以願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
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
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
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
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

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
迫矣若何願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
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
所預願浩在位尤顯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
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願浩章十數上願浩求
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願
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爲變劫
願浩寘軍中高宗以願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願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
又請王瓌巨師古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

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
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願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
州願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願浩奮不顧身爲國
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
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又得閣門舍人崔增之衆萬
餘軍勢復振命瓌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
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旣至遂敗馬進
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
大臣措置以願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
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

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願浩自左蠡班師帳下
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願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
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
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
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
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願浩秦檜曰願浩治軍旅檜
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願浩不
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
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開府鎮江願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願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旣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一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二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

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

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願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願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

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願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服恩讎為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

勝非剗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紆州言者論宗尹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

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

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僞命之人反用赦申雪徐秉哲吳并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覲蔡懋等並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爲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

佐宗尹請除侑爲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侑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爲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白州守臣晁公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爲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替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秦其罪狀落職

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

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家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

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
宇賜名諫真宮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
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
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
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
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
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
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
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有
僧趙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益假官俾
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六宗
卽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
詔以正入援之師致虛斬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
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
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
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一徒大言實未嘗知兵
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
臣高世由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
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官至鄧州千秋鎮金將
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

遁致虛斬之孫詔遠王似王倚等畱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眾羣聚而出殺澗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秦家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歿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

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

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

曹時蔡下為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

自持下不得親及下得政當時據屬扳擢畧盡獨好

問留滯下諷之曰子少親我卽階顯列矣好問笑不

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為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

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今天下知朕

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

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言其事莫肯行好問

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為頽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為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削元符上書獲護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

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

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奔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誦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

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旣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

衛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
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
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
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
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
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
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湏
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
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

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
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
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
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奏手書
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
右丞丞相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
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互舍垢繩以峻法懼者衆
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
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賞白書具道京師內
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

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
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圖
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
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揆中弼
中用中恠中孫祖謙祖儉本中祖謙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
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
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
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
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

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
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
已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
云

列傳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史三百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勅修

李光

子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

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

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拂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儉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吏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

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
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
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
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
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
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
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
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
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櫛景園爲寧德宮
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

正使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
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
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
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
圍急奏乞就委拆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
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
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噐甲協力赴援女
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為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
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
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

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為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為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燮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擢潰兵砦

城外索鬪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皆感
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貲給遺有水軍叛
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
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
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
使周望約日水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
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
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
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宣境
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

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
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戚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
浮梁以濟湏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
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極木為撞竿倚女
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
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
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
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
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矣嘗
實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

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
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䟽極
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
為已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
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
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
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
冀交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
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

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
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
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硎砂夾曰采石曰大
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葦
之場或碇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
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
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
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
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
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

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搏節不擾而辦奏
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
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
為盜某為守分當相直今俱為臣子當共勉力忠義
勿以前事為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
姓失業為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群
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
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
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
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段道至邵世清入謁縛送闕

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
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
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
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既罷呂頤浩朱
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為檜黨落職
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
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
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
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
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為楊么

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荒旱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賊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

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焯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親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

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辭類藁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為給事中為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

傳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傳坐罷翰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

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為名願得張所為帥所為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綱為相乃以所為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為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

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

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北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

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實緣僥倖于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

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縉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

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

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惜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温州官舍一區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

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旋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愨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愨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建炎改元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第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

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愨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云矣且論還京師有五

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所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二千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

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秘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折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

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縉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

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

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
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
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土變色曰卿能
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
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
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
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
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
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
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

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
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
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
壽春府教授未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
得入覬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
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
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
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
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

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
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畧無所可否
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紊元豐官制楊
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
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
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
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
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
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
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命

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
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官
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
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恥卒
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
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
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
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
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

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史三百六十四

關儻言在國錄國事節書君相慶豐領經筵事都總裁

臣脫等奉

勅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

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高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朮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氈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

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關直其事轉承節郎二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藏

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
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
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
盜賊逢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擒戮殆盡積功
轉武節郎欽宗卽位從梁方平屯濟州金人壓境方
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
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
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
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
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

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
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
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
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
潰乘勝逐比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
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兵卷甲
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
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
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溲沱河時真定失守世

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
盡圍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
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
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割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
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
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洶懼世忠據
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
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
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
下兵援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

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
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
臺又擊黎驛叛兵敗遂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
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西
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
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祗城下不解甲人心危
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
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
劉彥異議卽先斬彥毆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
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

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爲所敗會
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
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
隙尋以叛誅召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
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
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於沐陽閣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
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
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
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

變乎淮江當留兵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爲約十萬人
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在陽
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
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至
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
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
大事世忠願與張浚身任之公無憂欲卽進兵浚曰
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轡甘言
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
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

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逐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終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黃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在祖鹿角

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

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詔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

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

者四十八日太乙孛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擢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

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及辛企宗等

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旂什鼓徑抵鳳凰山頗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彬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

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鷲絕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克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

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倉部郎官孫逸如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橫兵敗還鎮世忠不果渡淮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撒炊爨紮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合軍中日砥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

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
金軍中金人問王帥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
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送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搯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
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
攷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鷓鴣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
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
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

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
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
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
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
部將董攷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
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
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
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
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猷棄輜重遁
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

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簿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俊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字董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倪皆至

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邊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楊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俊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倪將寇淮

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
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東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
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
原震動世忠謂机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
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徒屯鎮江世忠言金
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
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
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
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
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如其言金使蕭哲之

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
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
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
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
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
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
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
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
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
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

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
朮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旣
而金敗於柘臯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
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
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
與金人戰於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伐木
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
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
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
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

五歸於國世忠旣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
臣使金世忠又立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
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
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
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
公節鉞加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
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
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
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
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

八月薨進拜太史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勅尚醫視療將吏臥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慙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宣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

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噐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猊螯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凉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卽尋直祕閣

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拜命跪書皇帝
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
牛角之繡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
三品服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
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
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
死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卽兼權右曹
卽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檜權計議軍事
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遷戶部卽官主管左曹總領
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
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者以乏興罷交承爲緡
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其贏獻諸朝帝
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
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
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爲司農少卿
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
樂密啟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
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
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略充
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

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
帥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
諸軍倣行之八年丐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
文閣待制知台州丐祠養親提舉祐神觀奉朝請進
對言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遙領荆襄田師中繼
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
爲一司分官置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
郎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
以衆證就刑欲修立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
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寃獄且笞杖之刑猶引

伏方決况人命至重乎議卒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
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
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問接
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書能力
爲主旣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
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
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
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濕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
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然
以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鑄一官海寇出沒大洋劫

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并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弊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

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之專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詣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元勳遣使諭彥直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鏡爲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贈銀絹九百餘

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危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
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
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
與之對陣以間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搃世
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
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
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
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
用惜哉

列傳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史三百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和監修國史領選事都總裁
勸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
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
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
黃水暴至毋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畱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定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善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卽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歿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

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摘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畱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盧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

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十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境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

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

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术趨建康飛設伏
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
自相攻擊兀术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
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
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
兀术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
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
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
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
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
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
整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會長七
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
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
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
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
敢近飛以泰州失守行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
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過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董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

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

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逢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
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
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
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
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
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
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
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逢
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
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

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主土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
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
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
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
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
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飛兵
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
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
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
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
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
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
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
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
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
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
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

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
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
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
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
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
之非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
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
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
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
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
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
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
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
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
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故疆誠易爲力襄
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
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

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
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
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
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
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
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
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
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
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
武昌縣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

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
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
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
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
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
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
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
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徃降
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

按其部拊佐皆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
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
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
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
士安不稟王璣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
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
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
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

年議之飛曰已有定晝都督能小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求也。杖之。復令人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

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

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毋憂降制起復飛扶輿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公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

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
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
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
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
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
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
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
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
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
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踴

疾驅南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
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大
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鄴瓊
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
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
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
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
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址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
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

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王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揚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可不盡其愚豈以得

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矣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

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
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
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
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
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
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
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
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

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
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
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
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
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
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
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
諭乃受會遣士褒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

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京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杜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南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聽馬足拐子馬相連

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
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
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
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
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
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
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
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
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
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

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
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
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葺銓
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
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
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
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
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

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
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
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
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
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
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
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
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

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
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
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
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
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
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
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
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

悟遂畱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

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

鎮節俊益耻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
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詆
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
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
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
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
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
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搥誣世忠
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害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
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王善爲師之語惡其欺
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
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
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
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
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
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

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

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僕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爲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

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
驪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
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
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
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
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
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
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

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
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
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
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
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
田又爲屯田歲有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
祐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
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
自楚來歸韓世忠畱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

宋史文傳卷一百一十四
論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
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
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
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
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
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
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詔飛家自便初檜惡
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
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
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

理宗寶慶
元年謚忠
武

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
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
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
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
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
遷武翼郎楊公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
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
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
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

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
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
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
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
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
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
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晉
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晉修武郎閣門

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
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
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
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
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
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
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
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史三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君丞相駿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晚脫等奉
勅修

劉錡

吳玠

吳玠

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

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慕洵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留別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錡留李彥琪捍洵親率精銳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德順軍彥琪遁歸渭降金錡貶秩知緜州兼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爲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奇兩軍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

中軍與游弈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七年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二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月抵順昌二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

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劔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

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研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跽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木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

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
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
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言成等二人
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
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
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
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
木問之對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
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
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

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
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
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
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
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
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
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
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
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木精兵尚不可
當法當先擊兀木兀木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

暑敵遠來疲敝鎡士氣間暇敵晝夜不解甲鎡軍皆
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
徃困乏方晨氣清涼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
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
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
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
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木拔營北去鎡遣兵
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木被白袍乘甲馬以牙
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
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帶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

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
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
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
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鎡軍所殺戰
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火休城上鼓聲不
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
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
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
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
鎡兵力擊之兀木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至陳

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
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
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
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
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
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
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
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
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
分路追討則兀术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

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為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
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
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
兀术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
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
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
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
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
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卧槍而
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术

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

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敗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曰錡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三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二覆以待之俄而

後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檠上餘皆免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畱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

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大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間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錡遇大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汜爲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一年金王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壇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

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退軍瓜洲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提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畱兵屯瓜洲錡病求解兵柄畱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臯逆趨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
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
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
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
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
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
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
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
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
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楊州
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
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
致是變云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
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羣盜累功權涇
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
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

命玠爲前鋒進劇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
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
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晟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
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
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
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
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
玠語大悅卽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升涇
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
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兵來攻玠

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爲啼哭卽君金人
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降武
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
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
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
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湏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
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
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
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
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

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
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
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
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
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
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
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
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
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

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

去沒

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

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
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
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
泣願為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
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徂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白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
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
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

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木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

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擢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八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棄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葉潭壽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

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入人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尙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初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魯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揚政以

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

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
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
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
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
授甲士田爲久畱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
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
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
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
平靜難節七年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敗績又失鞏
州玠斬之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
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
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
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
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
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
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
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
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

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
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
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
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
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
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
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
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
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
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

言者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
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
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
至今思之謚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忠烈淳熙中追
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擣擴摠拱亦捧兵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閣
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斷沒立與烏魯
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
軍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术大人玠
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

全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
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升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
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是歲玠敗於祖溪嶺時
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
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
武階路人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
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
璘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
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
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

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露
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
知熙州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爲左護軍統制九
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州玠卒
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
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
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
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
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
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

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
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
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
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
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
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
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
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謀知撒離
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
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

一果然則我當為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
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
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真除宣撫置
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
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
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廊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
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叅謀
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
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
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

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詔同
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鵠眼郎
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鵠
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
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
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
與金統軍胡蓋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
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
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
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

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
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
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
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
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
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
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
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
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

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
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
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
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
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
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
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
入覲拜檢討少師階城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
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爲東西路以璘爲西
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

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
節度使改行營右議軍爲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
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
未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時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故
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秋亮
渡淮遣合喜爲西元帥以兵扼大敗關遊騎攻黃牛
堡璘即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
道而進授以方畧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
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

無陝西河東招詔使璘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書告執政謂璘多病猝有緩急蜀勢必危請移璘姪京襄帥拱歸蜀以助西師凡五書未報璘已力疾復上仙人關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號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

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仲敗績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滿引行以盧士敏兵為前陣所統軍六千為四陣姚志兵為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隊

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三十餘人始璘
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
數竒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貽仲書謂原圍
未即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
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
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
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
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
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宿
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

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拜少傅
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
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
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
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
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詣闕遣中使勞
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
君臣也可數人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又
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
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德

壽宮泣下高宗亦爲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賻贈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一二勝矣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

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無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揆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

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為中郎將部西兵詣行
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與戰守之宜挺占對稱旨
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監無御前祇候賜金帶尋差利
路鈐轄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
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挺願
自力軍前璘以為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將合
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
而南市城賊亦掎角為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
梅彥摩衆直據城門衆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

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憑
高突之敵譁曰黃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為功狀
彥第一士頗多之璘亦引嫌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
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
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在都監空平涼之衆以援合
喜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仲駐軍六盤挺獨趨
瓦亭身冒矢石衆從之金人捨騎操短兵奮鬪挺遣
別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
九斤孛堇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前衄悉兵趨德順
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

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蹙之敵不能支一
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
北坡陁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
雖卑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圯且兵分則少以
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
樓櫓俱盡夜半其將雷千戶約降黎明城破以功授
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孝宗卽位加璘
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
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酋引騎
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

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爲大車匿戰士其中將
填隍而進挺命掄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拜武昌
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
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
師解嚴父子遂旋軍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
以父命入奏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
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利州東路
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爲左衛上將軍朝廷方議
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屬御前命挺爲都統制挺力
陳不當輕變祖宗法事遂寢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
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
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
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
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權牧奏絕軍
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
聞乞歲市五百匹詔許七百匹始武興所部就餉諸
郡漫不相屬挺奏以十軍爲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
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選鋒遊奕武興以西至綿爲
左右後三軍而駐武興者前軍中軍營部於是始并

井然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密修皂
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于兩庫敵終不覺十年冬特
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為振恤諭總賦
者分軍儲以佐之全活殆數千萬蜀自諸軍宿師凡
廩賜官率糴三之一視價高下給之名曰折估隨所
屯地相為乘除歲久屯他徙廩賜不易舊至有同部
伍而廩相倍蓰者挺哀為中制上之光宗即位御筆
獎勞而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器械弗繕挺節冗費
庀工徒悉剗為之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士以不
困郡東北有二谷水挺作二隄以捍之紹興二年水

暴發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復增築長隄民賴以安詔
問備邊急務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四年春
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
同三司挺少起勲閔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
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
庭下輒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璘嘗對孝宗言
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
歲時問勞不絕被遇尤深厚光宗賜內府珍竒以示
殊禮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軍節度使
以叛誅見別傳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
雖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
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
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
甚著有父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徂于常
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爲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
蓋有由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